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三十二回 石埭山強徒作窟 望山樓義士施威

卻說這片酒館叫做“望山樓”，卻是三開間三進樓房，共有十八間房子，蓋造得雕梁畫棟，金碧輝煌。方國才同了鳴皋走到裏邊，只見左邊樓臺內坐著一個漢子，生得豹頭虎項，像條好漢；右邊十幾個伙家，燒的燒，切的切，烹調得五香扑鼻，上了樓來，只見座頭清雅，桌椅皆是椴木紫檀。壁上名人書畫，檐頭掛著出級排鬚六角紅紗燈兒。二人就在沿窗坐下，國才便叫擺一席上等酒餚上來。跑堂的答應下去，不多時搬一席酒來。杯盤碗盞，都是瓜楞五彩人物，著子都用象牙。餚饌海陸全備，十分齊整。鳴皋問道：“此間一個鄉鎮，怎的有此大酒樓？”國才道：“恩公有所不知。這片望山樓，不是平民百姓開的。”鳴皋道：“莫非官長開設？”國才把眼梢四面一瞧，輕輕說道：“也非官長所開，卻是這裏的綠林大盜開此酒館，以為往來歇息之所，並且探聽各路事情。”鳴皋道：“如此說來，竟是黑店了？”國才道：“也非黑店。酒菜倒也公道，並不難為主顧。有時山寨裏出去做了買賣回來，就在此間犒賞囉嘍頭目，樓上樓下坐得滿滿的。若遇百姓們到來飲酒宴客，並不來叫喚。”鳴皋道：“這強盜倒還義氣。”國才道：“也不是義氣。這石埭山東南西北，方圓數百里，山中有四位大王，都是力敵萬人，帶領著七八刀嘍兵，在此行劫過往客商，或出去打劫。不論府城縣城，路遠路近，只要打聽有幾家大富戶，就發出頭目嘍兵，在此望山樓取齊，扮作百姓模樣，出去行劫。只有一件好處：惟這裏石埭鎮卻不驚動。這山周圍鄉村，倒也安靜。住的人家，也沒有富戶，所以倒不聽得打劫。若是到山中去打柴射生，都不妨事，只是山寨裏不能進去罷了。”

鳴皋道：“如此大盜，官府何不剿除？”國才道：“那個官員不認得他四個？都是如兄若弟。只願他不來尋事就夠了，還敢剿除他！”鳴皋道：“天下有這等事！真是貓兒怕鼠，掃盡威風，閻羅怕鬼，暗無天日的了。”國才道：“恩公不知，這強盜腳力甚大，朝中串連權要。前時也有清梗的官員，定要剿滅山寨。上司都不理他，他便自己帶了官軍到來。打又打他不過。不料未滿一月，立時冠職，永不署用。那識時務的，都只當不知，落得私下與他往來，還你前程安穩。”鳴皋道：“我想朝中大者，豈肯與強盜往來，聽他指使？”國才道：“恩公又來了。當初蔡京、童貫與宋江往來，不是權臣與強盜交結麼？我還聽得有人傳說，這四位大王，都是江西藩邸的心腹。那寧王宸濠心懷叛逆，叫他在此石埭山招兵買馬，積草屯糧，以便將來行事。聞得宸濠日今建造離宮，改銀鑾為金鑾，改令旨為聖旨，交通太監朱寧、張銳，用長道李自然為軍師，各處暗伏軍馬，實欲意圖不軌。恩公所破的金山寺，就是明證。我想來或者此話不虛。”鳴皋聽了，不覺長嘆一聲，遂有去探藩邸之心。

二人正在說著，忽聽得一片聲扶梯響亮，一連串奔上十幾個人來。為首的一個大漢，身長九尺，橘皮臉，豎眉毛，獬目鷹鼻，年紀不到三十，頭帶月白紡綢夾裏涼帽，身穿元色大袖紗衫，下著錦文生絲花羅褲兒，腳上薄底靴。徑到前樓，靠窗坐了兩三席。國才指著橘皮臉的大漢，把指頭蘸著酒，在桌上寫“二大王”三字。只聽得樓下邊人聲擾攘，那大漢對了樓下喝叫：“把這牛子綁在樹上，少停帶回寨中，聽大哥發落！”鳴皋站起身來，向樓下一看，只見十幾個人，把一個瘦小後生縛在一株大楊樹上。眾人便也上樓來飲酒。

你道這後生是誰？原來卻是李武。鳴皋吃了一驚，並不作聲，心中轉定念頭，便對方國才道：“蒙你相待，足見高情。只是你先回去，少停我自回來。倘不來時，亦未可知。你卻休來尋我。”國才道：“恩公說那裏話來！小弟一家仰蒙再造之恩，尚未報答，今日天賜相逢，來到這裏，且住一年半載。此間好得一窩，再沒公差到來枘究，請恩公只管放心，何故卻要便去？”鳴皋道：“人各有心，不能說與兄知道。你若看做我是個朋友，就此先請回府，後會有期。不然，休怪小弟放肆。”國才知道他是豪傑胸懷，與人不同，即便應允，就向身邊取出一錠五兩銀子，說道：“恩公少停兀萬過來！倘果有要事，前途聊為路費。”鳴皋道：“這卻使得，只是你自己也要使用。”國才道：“家叔在此多年，故此略有積蓄，恩公只管放心。”那方國才戀戀不舍，被鳴皋催促起身，只得深深作了一揖，說道：“小弟在家等待。”鳴皋還禮，把頭點道：“曉得。”方國才下得樓來，會過酒鈔，走出店門。看那樹上的後生，又不像江南人，心中好生疑慮。

暗想：“莫非恩公與此人朋友，如今要來相救，恐怕連累與我，故此打發我開去？”便遠遠的立著，觀望動靜。

我把方國才丟過一邊。書中單說徐鳴皋見國才去了，飲過數杯，把銀錠揣在懷中，立起身來，竟下扶梯，來到楊樹邊旁，向腰間扯出單刀，把索子一齊割斷。李武看見鳴皋，心中大喜。只見那檯臺裏的大漢喝道：“你是什麼人，敢來放他！”便叫：“孩子們，快來拿人！”只一聲喊，扶梯上擁下一二十個人來，都向身邊拔取家伙，趕上前來。

鳴皋叫聲：“賢侄仔細！”那先到的一個，將刀便向鳴皋當頭劈來。鳴皋將身一側，趁勢將刀奪住，飛起一腿。那嘍兵那裏經得起，便直攢出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鳴皋奪過刀來，一手授與李武。二人殺將起來，把這些嘍兵頭目，切蔥切菜一般。檯臺裏的大漢見勢頭不好，就檯臺裏扯了一條鐵棍，托地跳到街心。樓上的橘皮臉二大王，在樓窗上望見這些小頭目不是他們對手，旁邊綽了一把扑刀，從樓上跳將下來。鳴皋知他凶勇，便來敵住，讓李武去抵擋檯內的漢子，四個人分兩對兒廝殺。那些嘍兵頭目不敢上前，只在旁邊吶喊助威。戰到十幾個回合，那二大王一刀斫去。鳴皋賣個破綻，將身做個雀地龍之勢，那刀落了個空，趁勢側身進步，把手中刀一個盤頭旋轉來，正中二大王腰內，剝開腎肋，連肚腸肝肺都落了出來，死在旁邊。檯內的大漢見了，知道不佳，便虛晃一棍，跳出圈子，向西市梢一溜煙走了。李武提刀追趕，被鳴皋叫住。那些嘍兵頭目四散奔逃，店中的伙家，都望裏邊鑽亂躲。

鳴皋便問李武：“你怎的卻被他們拿住？腹中飢否？可知眾兄弟怎樣了？”李武道：“一言難盡！肚中實是餓得緊，天又晚了，如今到那裏去好？”鳴皋道：“我們且上樓去飲酒。”李武道：“只怕那班強人少停大隊到來。”鳴皋道：“我正要剿滅這班賊子，他若來時，省卻我到山寨裏去。”二人便復進店中。李武自去動手，掇了一大盤酒撰到樓上，坐下飲酒。鳴皋道：“你見季芳可曾出來？”李武道：“雖不曾見得清楚，大約眾位師伯師父都出來的。只是東西亂竄，大家失散罷了。”鳴皋聽了，心中略寬。便問：“你在那裏被擒？”李武道：“小侄逃出重圍，不知東南西北，一路亂走。直到天色將明，看見前面都是高山。走也走得乏了，沿山過去，見一所枯廟，裏面東坍西倒，並没人影，遂到裏邊歇息，不覺睡熟了。及至醒來，已被縛住。只見十幾個強人，將我身上搜索，被他搜出俞大人的銀牌。眾強人正要把我解上山寨，行不多路，逢著那橘皮臉的帶了十幾個強人到來。眾人都叫他二大王，便把銀牌與他看了。他說：‘這俞謙與王守仁一路，都是我王爺的對頭。他專派人在外陷害我們，此人定是羽黨，須要聽大哥審問發落。’遂把我帶到此地。”鳴皋道：“如今銀牌那裏去了？”李武連忙下樓，在那二大王身邊取了，拿上樓來。二人飲了一回，正要商議行止，只聽得人喊馬嘶，果然大隊強人到來。不知鳴皋同李武怎生抵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